

门把手

by 茵长

外婆家的门把手比别处低。

当然也可能是门比较矮，或者外婆一直比我记忆里年轻。小时候，我需要踮脚才能够到它，用整个人的重量往下一压，门里便传来一句“来了”。我常常分不清是门被我打开，还是那个声音把门打开。

把手下面贴着一小块透明胶。外婆说那里有毛刺，修门的人还没来。后来我长高了，能够看见她头顶的白发，那块胶仍在原处，边缘卷着细细的灰。修门的人大概一直很忙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外婆买了一个红色的布套，给把手穿上。布上绣着两朵花，被握久以后，一朵比另一朵更暗。我说像一只没有手指的手套。她便笑，说铁也怕冷。

搬家那天，父亲忙着量新柜子的尺寸，我忽然问，那只布套呢。大家停了一下。外婆说旧了，丢了吧，随后继续把碗垫进报纸。

新家的门用指纹就能开。我第一次进去，站在门口摸了半天，找不到往下压的地方。身后的外婆提着菜，腾出手教我。她的手指很凉。

屋里有人喊：“进来呀。”

by Fallon

我建议给门把手颁发一个最佳配角奖。奖杯不必太大，否则它挂不住。

它的工作包含被拉、被推、被拧，以及在门上明明写着“推”的时候，坚持承受人类的拉。我们出丑以后往往责怪门设计得不好。这也合理，毕竟门不会提交申诉材料。

最令我敬佩的是教室后门的把手。它每天要帮助迟到的人制造一种幻觉：只要转得足够缓慢，里面的人就不知道自己迟到了。于是同学屏住呼吸，一毫米一毫米地拧，仿佛正在拆一枚炸弹。门最终还是会响。它并不是故意揭发，只是年纪大了。

还有一些把手，因为长得太像挂钩，获得了围巾、水杯、雨伞等额外负担。没有人在招聘时告知它这些工作。等门打不开了，大家才会发现，原来那个负责开门的地方已经被生活塞满。

我的房门把手最近松了。父亲拧紧螺丝以后，特地拉了三下。我也拉了三下。它像一位刚修完假牙的亲戚，被全家轮流询问：现在怎么样？

by 酒獠

那栋楼拆掉之前，有人把一只门把手送到旧货店。

店主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。杯子有杯子的架子，唱片有唱片的箱子，一只没有门的把手，既不能打开什么，也不能关住什么。最后它被放在收银台旁，压住一叠容易被风吹跑的单据。

一个小孩来看了三次。第四次，他带来一只鞋盒，说这里面住着一座房子，只差一扇门。

店主问他房子多大。

小孩将双手张开，又慢慢收拢，仿佛怕碰坏透明的墙。

“那你要找更小的。”店主说。

小孩低下头。那只铜把手安静地躺着，表面有一个被握得发亮的地方。他忽然把鞋盒放到地上，在纸盖上戳了两个洞。

离开时，他用那只把手提着盒子。楼房在离地半米的地方轻轻摇晃。

店主想喊住他，说这样不是门。但小孩走得很认真，好像正提着整个家搬去别处。

by 青川渡鸦

你出门以后

它还保留着

朝下的姿势

像有人讲完一句话

手没有立刻收回去

门缝里漏出

一条很窄的晚饭气味

我站在楼道

把钥匙换到另一只手里

今天回来得晚

金属已经凉了

我握住它

它便转动

屋里的猫

先于灯光

来到门边

